

梅花香自苦寒来

(三)



聪慧的大姐开始学车花，用复写纸描了借来的图样，把缝衣车车线的“鸡爪”换成车花的“鸡爪”，在番人衫的两摆车出花样，镂空，漂亮的车花番人衫就生产出来了。那是当年华人和当地族人都喜欢的流行服饰。先给共屋的嫂子免费穿用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姐的车花番人衫不胫而走，叫三哥用油漆写个招牌，“新的服装店”开张了。大姐干脆不去上夜校，全身心投入车花的工作。看到大姐描图、车花把眼眶都熬出黑圈，我在课余就帮助大姐描图，三哥创作市面上还没有的新花样，以致大姐的车花番人衫成为抢手货。但是，24岁的大姐在当年已是超大龄青年了。

大姐的好手艺也带来她的好运气。一位在表姨的石油公司工作的职员张发，主动请媒婆上门提亲。张发30岁，可能他祖上有过马来人血统，眼珠、皮肤比较黑，头发丝是扁的，有点卷发的样子，他的这种身份，择偶的过程有

过波折，因为华侨华人社会，在过去的年代，不太欢迎与原住民或有原住民血统的人通婚。在西加里曼丹，除非在山区，比如在孟加影、华莪一带，有比较多的华人与达雅族人或有达雅族血统的人结婚，在城镇、在大城市，是比较少与原住民血统的人通婚的。所以，张发一直没能找到对象。

妈妈考虑到，梅花年纪也不小了，就很快的说服了她，并很快的答应了这门亲事。

1953年，正巧山口洋中华公会为了移风易俗举办第一届集团结婚。张发与梅花姐姐也许一见钟情，来往不久就报名参加集团结婚。结婚那天，山口洋市喜气洋洋，破天荒的集团结婚仪式搞得非常热闹。新人及其家人，免去了往日的繁文缛节，也不用搞彩礼嫁妆，20对新郎打领带穿上西装、新娘披上雪白的婚纱，戴上大红花，登上三部敞篷大卡车，还有领头的一部大卡车，是

中华管弦乐队的专用车，大卡车全都披红挂绿，横幅的大字标语——移风易俗、集团结婚……花车巡游市区一周，乐队乐鼓齐鸣，高奏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、《歌唱祖国》……城区老百姓沿途争相围观。

巡游车队回到中华公会大门口，全体新人与公会领导、委员、新人家属代表合影留念。进入公会大礼堂，公会主席致辞，新人代表、家属代表讲话，茶话会热烈温馨。……

梅花姐姐觉得，这一天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、最光荣、最幸福的日子。从此。她相夫教子，全身心的投入为人妻、为人母的新的人生旅程。

从1953年到1973年间，梅花姐姐生养了四男三女七个小孩。张发从石油公司职员辞职后，来到他喜欢的内河航运公司，在一艘汽艇上管理柴油机，有时也会跟着汽艇开到北婆罗洲的古晋、沙捞越一代，捎带一点走私物品，赚点外快，家庭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但是，到了1965年后，社会动荡，华人社会也不安宁，他把一家人都带到山口洋海边，搭起简易的窝篷，带着儿子打鱼谋生。梅花姐姐也到海边，饱受风吹浪打，过着艰难的日子。1981年，知道大

哥和妈妈、妹妹闯荡雅加达后，生活已经安定，便把两个大儿子先送往雅加达打工学艺，而后全家来到雅加达。

梅花姐姐文化虽不高，智商却不低。她心灵手巧、勤劳刻苦，不管是在山村，还是在城镇，甚至到了大城市雅加达，她都一如既往，学什么成什么，做什么，像什么。在雅加达的帕得芒岸村里安家以后，她在大哥的指导下，带着最大和最小的两个儿子，分别在两个家开了制作糕点的作坊，严格按照大哥给出的制作标准和制作流程，选择有资质有信用的进货渠道，选优质白糖、优质大米、优质酵种、使用经过沉淀的干净纯水，严格掌控蒸糕的火候，制作出漂亮的、合口味的、符合卫生标准的白糖糕。与大哥制作的产品一道，销往唐人街和各区巴刹的糕点店，成为市民争相抢购的热门食品。

大姐要求与大哥的作坊一样，坊间做到一尘不染，蒸煮完毕把所有锅盆用具、炉具清洗干净。每一天的生产，都是从早到黑，通宵达旦，大姐安排儿子、媳妇轮流上阵。一盆盆成品用风扇吹凉以后，天亮了，大姐亲自切块装袋，客户就陆续前来取货。糕点的边角料就自家当早餐或送

给左邻右舍，尤其是村长和巷子里守夜维持治安的人员。大姐懂得，要在一个地方安居立足，必须与邻里搞好关系。

1993年，我第一次回去雅加达探亲，大姐高兴的对我说“做糕虽然辛苦，但，每一个礼拜就有几条收入，越做越高兴。”我明白，当年“一条”就是一百万盾。

大姐买了新房子，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安装“大锅头”（卫星电视天线），她每天必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，除了新闻，她最爱看中央音乐频道，喜欢听歌曲。大姐已经落地生根，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民，但是，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宗祖国，没有忘记自己的华人血统，加上有两个弟弟及许多亲戚在中国大陆，经常会听到他们的来信，知道新中国的许多事情。她最记得，就是因为有新中国，才有当年的中华公会，才有移风易俗的集团结婚，才建立起她和张发的美满家庭。她没有在意张发祖上曾经有过的马来族血统，反而感激在非常时期，他和老二的黑眼珠、卷发，黝黑的皮肤，蓄上胡子后，成为很好的保护色，在反华排华逆流猖狂的时刻，没有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刁难和骚扰。